

三十七

鄒食其

陸賈

朱建

傅寬

靳歙

周緤

劉敬

四十三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敖

田叔

任安

四十

叔孫通

季布

欒布

袁盎

鼂錯

張敖之

馮唐

四十一

袁盎

鼂錯

張敖之

馮唐

四十二

袁盎

鼂錯

張敖之

馮唐

四十三

袁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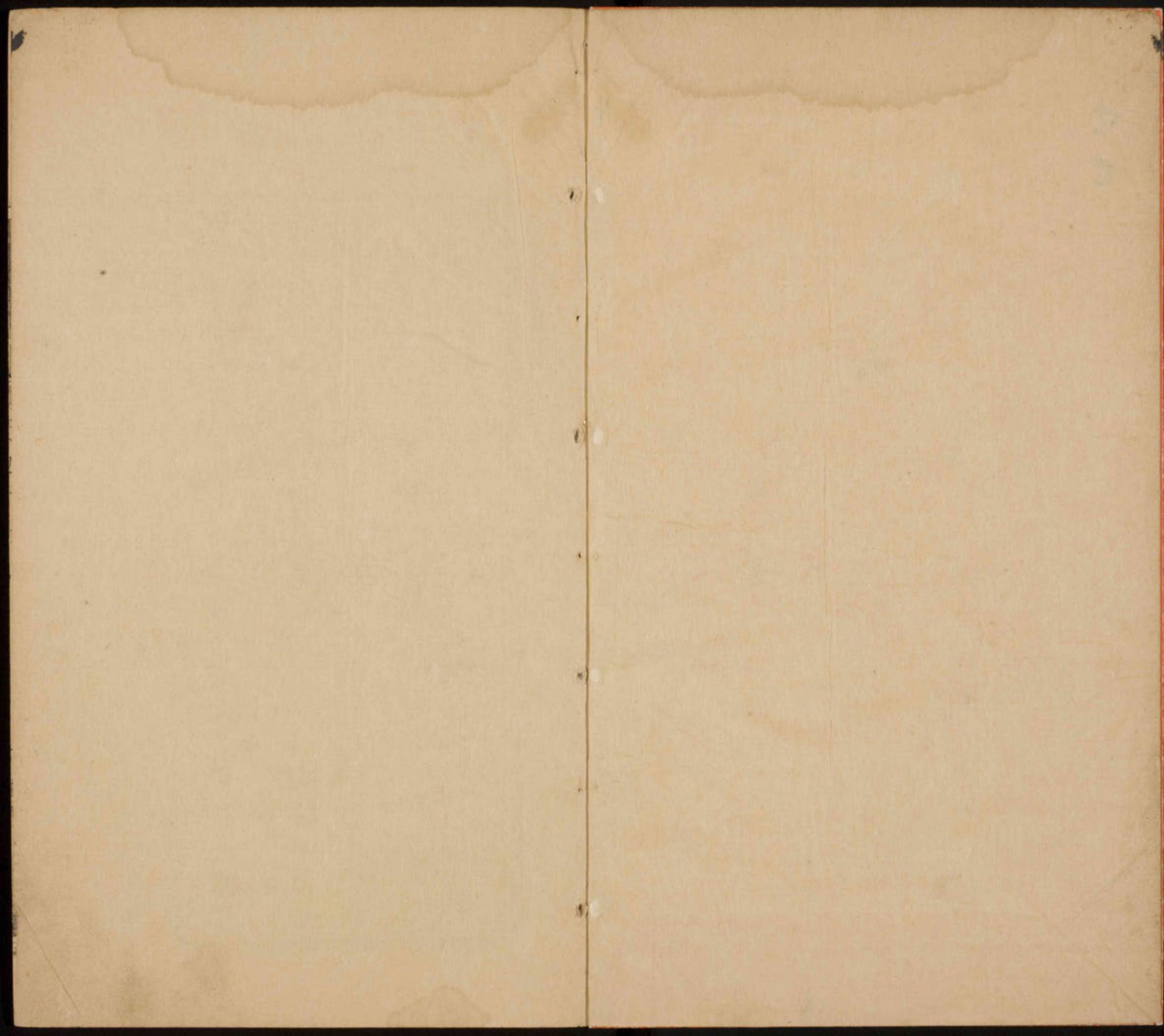
鼂錯

張敖之

馮唐

史記

卷九十七之百四
列傳廿七之四十四



爾南自序傳抄夫食其冠而南牙而食其之後高而傳者以辨于

漢書列傳十三

蠅字蠅字蠅又作蠅音編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案高陽屬陳留國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

圍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

南祐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謂此也

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謂此也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曰

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

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

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

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

酈生食其者

陳留高陽人也

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以為衣食業

為里監門吏

然縣中賢豪不敢

役縣中皆謂之狂

生及陳勝項梁等

起諸將徇地

過高陽者數十人

酈生問其將皆

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

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

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

日為于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

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

反溲乃吊反亦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

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

舍徐廣曰二世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

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按樂彥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酈生陸賈列傳

正義曰凡合言凡合聚而蓋屋無修句之心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

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

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

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

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

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

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

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請得使之令下正義

曰今力征反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

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道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又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索隱曰適音直華反案通適或又音陟華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

酈生陸賈列傳

反却自奪其便

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

臣竊以為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

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正義

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塞成

臯之險正義曰即杜大行之道常昭曰在河距鞏狐之

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鞏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鞏狐縣比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

山俗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

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由宗彊負海阻河

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

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主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
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
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
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
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
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
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項王

酈生陸賈列傳

夏或下策

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
得用事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孟東曰刑斷無復廉鏐也項曰項羽各於爵賞
刑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刑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刑言玩惜不忍指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
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下井陘
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也
以大梁在河南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
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

刻下玩曾曰轉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通

刻玩

案老漢書作黃帝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鄴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鄴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鄴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鄴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鄴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鄴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鄴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鄴食其鄴食其子鄴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齊音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曰年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悲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

鄴生陸賈列傳

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

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

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陸結

曰陸音推今兵士推頭結○索隱曰陸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推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陸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箕倨見陸生陸生他同其風俗但推其髮而結之也

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抗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

師古曰區小也

文

推

而吾曰歐然驚起之負

君

也。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廼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殿，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義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鄼生陸真列傳

何遜

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深音詭。○索隱曰：漢書作遠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下，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裴裏也。○索隱曰：囊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囊，小曰囊，坤義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謂以寶物裝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至下反

集賢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也

鄧生陸賈列傳

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
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
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
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幸昭云秦伯繁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
姓趙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陸下安得而有
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
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六賈撰也孝惠帝時

今

以十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
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可以家焉有
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
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黃曰汝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
音律過音戈其下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
過字音光反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父恩公為也常昭曰
也○索隱曰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父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
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

不鮮

欲下飲

十義下

種不分

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君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二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士務附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

鄴生陸賈列傳

漢史十三

謀益襄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言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

漢書曰言公卿做籍陸生名色是敬重也

注不行定

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
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
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
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曰陸賈曰前日君侯
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常服曰衣服
送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遂音式丙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

鄧生陸夏列傳

稅

師說不讀籍字

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
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帝幸臣閔
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說之曰君所
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
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
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
大驪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
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
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君

如

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

酈生陸賈列傳

足
初沛公已下又
酈食其事之
是史法之一
解之

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徐廣曰則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遷雪足校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自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

解說可以目皮
相則謂何自
視皮膚不知
心中之善惡

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傳注無類謂凡誅滅無遺類

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卽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沛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謂陳平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

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

起橫陽

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枯地志云故橫

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巴氏有安陽城隋

改巴氏為楚立今宋州楚立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杜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

擊揚熊曲遇

正義曰曲立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年有曲遇聚按鄭州中年縣也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

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從入

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

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酈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

漢史工

故下理罪

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徐廣曰教益食邑屬

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為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

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

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

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

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四月擊陳豨屬大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

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索律謂勒夫而守曰屯索

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

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

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

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

傳勒廟成列傳

死國除

信武侯辭歛索隱曰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元

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西破李由軍擊秦軍

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

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歛爵建武侯遷為

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

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

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苗南徐廣曰

漢史十

世宗本紀中卷人之類日本所謂秦者也

作

城○索隱曰苗音從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
 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
漢書非趙賁軍案此在河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
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
 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
在相州臨漳縣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西二十五里孟康曰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
 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
 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
之下今兗州

傳斬蒯成列傳

反

曲阜略地東至繒邳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
縣也南至蕪竹邑索隱曰二邑名鄆在擊項
縣下邳泗水縣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
邳縣屬海州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子文祥生致
云其數子共尉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
 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
 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
 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因降曲逆從
云侯敞也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
 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

本無此五字 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歿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
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

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緜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同名緜音薛蒯者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

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

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

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緜所封也沛人

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

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不利終

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緜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傳新蒯成列傳

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緜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

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緜

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

孝景中二年封緜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

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蘇林

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

云子應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大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一

一本皆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

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緜操心堅正索隱

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一作徐廣曰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贊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入臣扼腕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自序傳抄天下已平矣不可無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一人推

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索隱曰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

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

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正義曰

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棗城是也說文云

郃交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姬國

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郃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

東西周詳見于數國策
第一勳彪注及顧東錄
第五之國朝文類四十四
吳徵輯

漢書下以為此

幽大王以狄伐故去幽校馬箠居岐張晏曰言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
曰若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鄩周公所築在
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
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
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
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
云居邯鄲之衆按劉說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
此而論漢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
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

劉敬叔孫通列傳

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
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
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
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
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
乃遷都成周王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
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
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
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
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

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高誘注云太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脰張晏曰脰喉龍也○索隱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脰頸大脰俗所謂胡脰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脰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劉敬叔孫通列傳

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曰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章昭曰大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稷瘦也漢書作齒音績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焉門正義曰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

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及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幣，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

劉敬叔孫通列傳

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

師古曰：秦謂關中為秦也

化文

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鄣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黃曰糶謂逆亂也公

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鑿

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

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

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

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

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買達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

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

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曰廼音祈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

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

張晏曰舉卷也贊曰故取曰舉舉辭曰朝舉此之木蘭

○索隱曰舉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

為舉許慎云舉取也王逸云此山名又案舉音取也諸生且待我我忘矣

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

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
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

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曾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

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

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葦徐廣曰表位標準音

置設縣索為習隸最謂以茅翦樹地為葦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索隱曰常昭云引繩為縣立表為葦音

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絕又葦文野外習之月

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

令群臣習隸索隱曰隸者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群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

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

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

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

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

臚音問句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廣

載芻豢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

儀云帝輦動則左右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

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

小過三爵君臣百拜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以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

置或下罷

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

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父矣與臣共
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
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
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
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
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
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
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陸
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
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
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
索隱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敗也反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索隱曰楚漢春
秋叔孫通云臣

劉敬叔孫通列傳

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
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
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
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
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
興樂宮也漢大石常居之
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
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
往來清道
類人也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
曰作複道方始築武
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
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

唯原耳也再作廟也
今更立之故云重也亦
唯原耳也再作廟也

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高祖衣冠藏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廟
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
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今已作
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
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
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
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鶯願陛下出因取櫻
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劉敬叔孫通列傳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誡索隱曰音屈道固
委蛇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虞藉象幹

裘非一狐

委輓獻說

縣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櫻嗣

其功可圖

春作夏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李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李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

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及項羽窘困也

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李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

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李布許之廼髡李布衣褐

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車長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

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葉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節屨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嬰為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并與其家僮數則是在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
 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輅車廣
日馬車也○索隱曰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
案謂輕車一馬車也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
 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
 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
 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
 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
 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

季布亦布列傳

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
 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
 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
 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
 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
 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
 陳勝等起于今劓瘖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
 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
 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
 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勒反至
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酌酒也

留邸一月見寵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

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

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

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常昭曰闕見上

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

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

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托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

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

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

季布亦布列傳

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

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

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

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

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

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廼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

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

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

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中尉之司馬長事袁絲

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

尉司馬中尉郵都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

承

然

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

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

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

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

丁公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

君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

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

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季布亦布列傳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

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君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

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帝趣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案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復為燕相燕
齊之間皆為藥布立社號曰藥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
貫嗣為大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

徐廣曰履一作履一曰履鞮案孟康曰履履鞮之也項
曰履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履而下去舉旗則

李布藥布列傳

材

履軍為是愈於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
履之與履者也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
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藥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
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

索隱述贊曰

李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藥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寬

誠知所處

季布索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索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漢書列傳十九
漢書下卷卷

袁盎者楚人也

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

字絲父故為群盜徒

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中郎

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

袁盎進曰陛

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

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

如淳曰入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

主亡與亡

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

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

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社稷以下存世家學之旨
似之
其說言以貞狗主存之存
亡自如清說何其世耶
即言曰帶言細微之

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徵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

袁盎鼂錯列傳

聞上

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賁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
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表盎常
引大體忼慨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表盎表
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
乘與車騎從者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表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
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
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盎騎並車墜轡上曰將軍

表盎鼂錯列傳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悲簷瓦墮中人或

云臨堂邊垂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自惜身不騎衡如

患墮也

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

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常昭云騎音奇案

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案要云

而徵幸今陛下騁六駢

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

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表盎引卻慎夫人坐

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

子幸署豫設供待之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

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

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鼂錯列傳

事

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錙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义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數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謝

受

所居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更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
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丞相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
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
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
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
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
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
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
袁盎為大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

袁盎鼂錯列傳

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
鼂錯已誅袁盎以大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
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
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知之弗泄遇
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
驅自追之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
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
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取卒皆卧司馬夜引袁
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
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
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也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

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

君何患乃以刃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

也出也決之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

之如淳曰不欲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頌曰

騎擊吳楚者也或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

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

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難

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

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

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也

數騎徐廣曰常字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

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

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

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

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

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

十餘曹如淳曰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招生

所問占徐廣曰指一作服案文頌曰指音陪秦時還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指姓也

索隱曰案謂不

所

袁盎最錯列傳

卷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

先生所學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大常掌

申商之法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

中乙科補錯為人峭直刻深常昭曰術岸高曰峭橫曰掌故也

錯為人峭直刻深常昭曰術岸高曰峭橫曰掌故也

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

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錯往讀之

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

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

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令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

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甯中門

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甯垣索隱曰甯音乃亂反謂墻外之

短垣也又音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

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甯中垣正義曰

反石甯者廟內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

袁盎鼂錯列傳

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
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袁盎鼂錯列傳

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
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黃曰道由也聞鼂
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
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又曰公言善吾亦
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哉字處常用之詞雖恍其旨

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大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時以變

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後不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

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袁盎鼂錯列傳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漢書列傳二十卷字季

館言調選之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都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

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並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崔錢若謂此也出穀也如淳曰

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事孝文帝十歲不隱曰訾音子後反字苑云貨積財也

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官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中郎將表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從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

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

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

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父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

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曰求遠反

上問上林尉

索隱曰漢書表

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嗇夫

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卿畜夫此其類也

從旁代尉對

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

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

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諛諛

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

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

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隱之實

張釋之馮唐列傳

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

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

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

秦之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

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

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

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

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

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

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

張釋之傳書與案字案板
當作和字

都一作陳

此傳二處曰頃之漢書同之
又三處曰久之

一作此

君高臨垂邊曰。側也。蘇林曰。側邊側也。常昭曰。高岸夾水為側。○索隱曰。劉氏側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使慎夫人鼓瑟。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

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

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柳

正義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斷陳紫漆其間。徐廣

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斷音側。畧反。絮音文。居反。

案斷陳紫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鄰。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

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

埤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鄴山。發北山石。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牢。釋之答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使厚

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使其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擲。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

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張曰。中

晏臣墳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

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

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

曰小顏云公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
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
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
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
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
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
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博曰俱死罪也盜
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
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

張釋之馮唐列傳

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搆之字從手
字本或作盃言一勻一杯兩音並通又音音迴反盃者
尊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
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掘悲傷迫切先帝故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
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
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
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
釋之曾奏劾故恐也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
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
老人曰吾鞿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鞿
索隱曰結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

當是

曰

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韉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韉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屈見四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事文帝文帝

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

崔浩云自從也帝謂唐何從為郎又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

張釋之馮唐列傳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日每食念監所說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日一云官士將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

索隱曰案國語闡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

達云百人為一隊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

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說而

擗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

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傲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

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

表昭字本初

知

營

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
通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朝那縣是也殺北地正義
曰在朝那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常昭曰此郭寡人制之闔以外者
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太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
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
書云有選索隱曰如淳云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百金之士
張釋之馮唐列傳

按漢書
卷六

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索
隱曰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
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
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澹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
金使為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
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
曰尚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
官所別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直推反擊也是

復後作
更反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也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
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
○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
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
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崔同終
 矧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
常歟以慕為府舍故云莫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
府莫當為慕古字少耳也陵反謂數不同
 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
 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
 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詣
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

張擇之馮唐列傳

五年下伍

一歲復作

能用頗牧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長日令馮
彼將有激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
 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
 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
 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徐廣曰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素盡

太子懼法

漢書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一
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

曰洛州邯鄲
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
州温縣三十里漢縣

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

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

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
云中涓官各居

中而涓潔也如溥云
主通書謂出入命也受書謁從其家長安中戚里

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
其里為戚里長安也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

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傳者皆

漢書列傳去

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敬獲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
 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
 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
 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
 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
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

萬石張叔列傳

之乃詐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
 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訢慎曰古欣唯謹字韋昭曰聲和貌也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
 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王臧以文學
 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
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初元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

入字舍

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待者

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

徐廣曰廁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潮垣牆建隱於其

側浣滌也一讀廁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廁竇漏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窬穢器也音威豆駟案

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穢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

謂之廁曹也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候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

廣云踰短板以築廁墻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

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徐廣曰陵

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

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

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

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萬石張叔列傳

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

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

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

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

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

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

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

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

曰漢書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

法按漢書元之

出

字作者

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傳者
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
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萬石君
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
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
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
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
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
減宣罪服慶曰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
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

萬石張叔列傳

之無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
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
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
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
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
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
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
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大常坐法當死贖免爲
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文苑文

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

正義曰若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

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

綰以戲車為郎

應劭曰能左右起乘也如

謂超踰之也韞音衛謂車軸頭也

事文帝功次遷為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

病不行

張晏曰忠文帝謂豫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

索隱曰

誰何猶借訪也一日譙呵者責讓也

綰日以謹力景帝幸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

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

萬石張敖列傳

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

如淳曰拖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好杖多數發易貨換之也○索隱

曰施音移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

廉忠實無他腸

索隱曰案小顏云心

乃拜綰為河間王

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

栗卿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郵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廿七

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又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

代挑侯舍正義曰故挑城在渭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為丞相朝奏事如

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而巳不別有所奏議也

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

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

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挑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挑林塞也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挑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嵩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妾意不

疑索隱曰謂妾疑其盜取將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

萬石張敖列傳

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

至太中大夫徐黃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之

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

小顏云盜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

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

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

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

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充州縣也以

馬

官下官

其妾

之人

其得

舉

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
 泄裳衣敝補衣溺袴張曰陰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草
 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
 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罷去病少
 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
 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
 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
 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循清淨期猶常
 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以入其卧內也後宮比官者
 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盛索隱曰謂後宮中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
 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
 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

萬石張叔列傳

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
 也立驅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
 音孝文時以治刑名言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
 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
 刑法及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
 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
 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
 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

有年序

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大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徐廣曰訥字多作諛音同耳古

借字假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

立名稱稱寫為長而周文處讞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

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讞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

之微巧也周文處讞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

內也故莊固曰石建之辭衣周仁之垢汁君子譏之是

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

又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讞故君子譏此二

人為其近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

子矣

素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敖列傳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宗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

正義樂姓巨公名所

宗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文

人行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

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代相陳豨反也

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

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

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陘

下臣等當蟲出

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之謂也蟲直隆反

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赦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赦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

田叔傳

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音疏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

教

教

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手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技所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地志云魯相園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王輒休相就館舍正義曰孔子射於魯相之園觀者如堵

田叔傳

遂不受

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陞城今在

中山國徐廣曰陞城縣名正義曰今定州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曾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

田叔傳

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曰言

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

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墊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

雍州縣墊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安以為武功小邑

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安留代人為求

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

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

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

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

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二老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

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

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蓄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

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

將軍正義曰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

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

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

田叔傳

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

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

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

智略如木偶反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

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

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

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

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

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

或事紀注
共其張說

列作裂

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子弟也杜杜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

田仁傳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譖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

舉

抄此係先生藏本史少字
云田叔任事不及范蠡也

○索隱曰詳音羊邪戈奢反佯謂詐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

音附謂不附會任安督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

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

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

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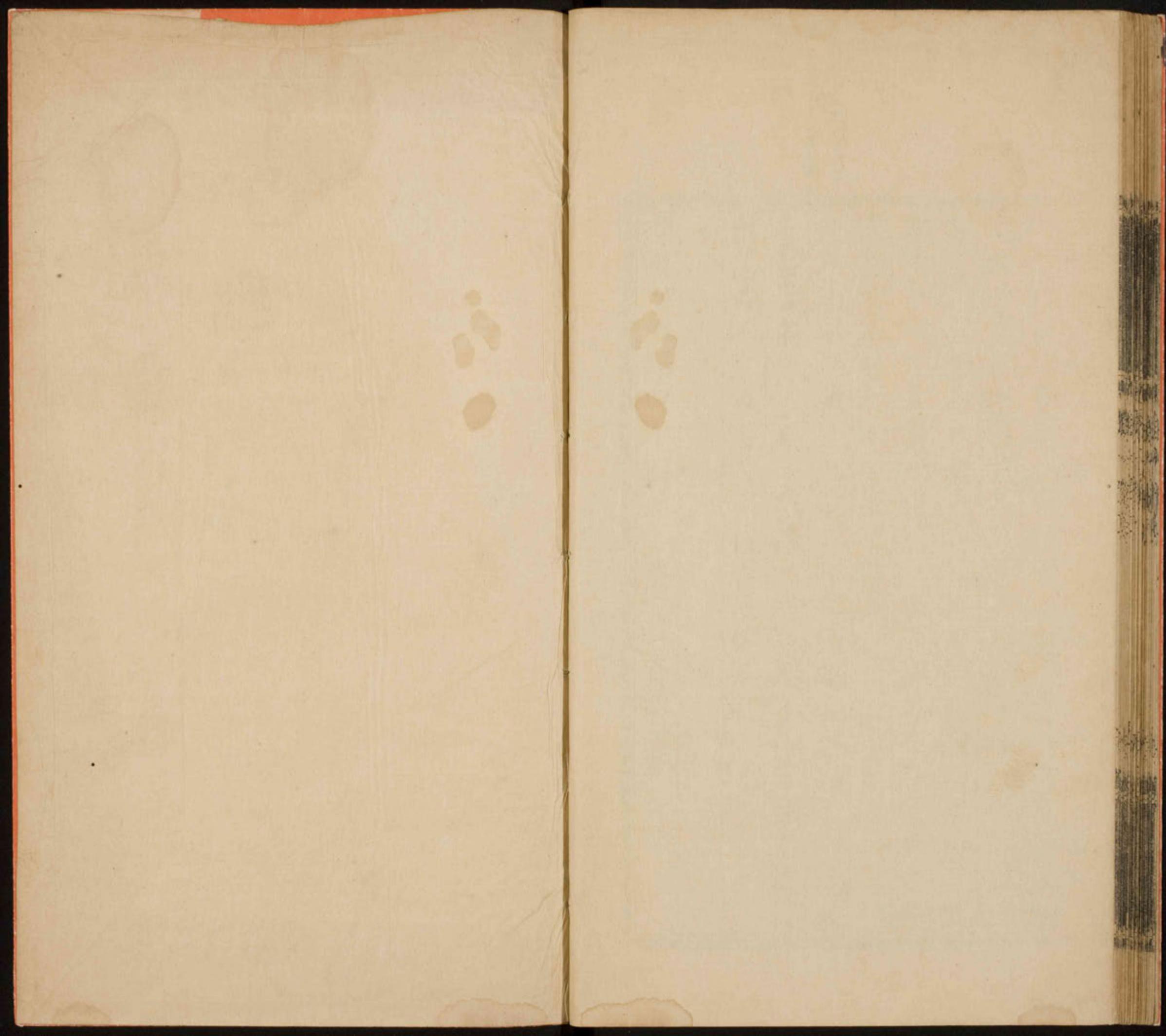
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

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110X
557
34